



满城尽带黄金甲

董、策、傳

主编：孙丰华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满城尽带黄金甲

黃巢傳

主编 孙丰华
孙钦礼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传 / 孙钦礼著. —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9
(历史文化名人丛书 / 孙丰华主编)
ISBN 978-7-5528-0023-4

I . ①满… II . ①孙… III . ①黄巢 (820 ~ 884) —
传记 IV . ①K8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5312 号

历史文化名人丛书
孙丰华 / 主编

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传

孙钦礼 / 著

出版人 / 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tjgj@tjabc.net

北京市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10 × 1020 毫米 1/16 印张 15.5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8-0023-4

定价 : 32.00 元

总序

高洪波

孙丰华同志主编的《历史文化名人丛书》，历时两载，现在与读者见面了。这是迄今为止第一套全面系统反映菏泽历史名人的大型丛书，是菏泽市一项基础性、标志性的文化工程。

此套书，集聚多位专家学者，精心创作，披阅再三而成。全套共十册，每册所记述的人物均为出生于菏泽，且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如吴起、孙膑、庄子、吕后、刘晏、黄巢、晁补之、赵登禹、何思源等。书中以传记性的纪实体裁，鞭辟入里的研究考证，通俗生动的文学语言，评述菏泽历史名人的生平事迹、历史成就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菏泽位居中原，紧邻黄河，襟带齐鲁，承东启西，南接北引，扼苏皖豫喉咽，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古以来就是哺育华夏儿女的一方沃土，是展现中华文明的重要舞台。几千年来，繁衍生息在这块热土上的菏泽人，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兴盛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华民族史上谱写了辉煌篇章。许多推动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发生在这里，许多至今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起源于这里，许多影响久远的名流大家诞生和活跃在这里。从先秦至当代，菏泽人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名垂千古、彪炳千秋的风流人物。他们活跃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有的于叱咤风云、运筹帷幄之中，立不世之功；有的潜心学问，独步文坛，开一代文风；有的目光玄远，创一代流派。他们在各自领域都具有开拓性和奠基性，引领着时代潮流，推动着社会进步，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

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罗曼·罗兰在《名人传》序言中说，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菏泽历史名人，在浩瀚的历史星空，闪烁着熠熠光辉，他们凝结着菏泽人文精神的灵魂和精华。他们的事迹和成就折射着厚重的民族史，体现着历史前进的轨迹，承载着文明发展的结晶。他们不仅点亮了山河秀丽的鲁西南大地，也是中华民族世代积淀下的一段乐彩华章。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我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宝贵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典型地域文化特征的《历史文化名人丛书》，对于帮助读者研究了解菏泽文化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鉴古而知今，传承可创新。全面认识菏泽历史，系统整理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更好地培育当代菏泽人弘扬志存高远、奋发向上的人文精神，进一步激发人们热爱菏泽的自豪感和建设菏泽的使命感。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历史文化名人丛书》的出版发行，对于传承中华文明，加强菏泽历史文化研究，传播菏泽珍贵历史文化，对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奠定历史文化基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文化价值。

《历史文化名人丛书》评述相宜，以评带传，评中有传，传中有评。即使涉及传的部分，也是叙写真实事件，真实性高、可信性强，这也是本套丛书所要带给读者的真趣。丛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以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为读者呈现史志传记的真实色彩，可以说是很好的一部“菏泽风云人物集”，具有很高的阅读和收藏价值，应该为今天生活在菏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所熟知，也应该让菏泽以外的人们所关注。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衷心地希望，《历史文化名人丛书》的出版，有利于当下菏泽人全面认识菏泽历史，回溯历史源流，追寻前人足迹，汲取精神力量，从而进一步创新发展理念、激发创造活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菏泽崛起伟大事业的征程上，创造无愧于前人、无愧于时代的新辉煌。

目 录

第一章 菊花的皇	1
第二章 记得当年草上飞	17
第三章 懿宗与僖宗	26
第四章 起义先声	34
第五章 翻却曹州天下反	50
第六章 轻取汝州	73
第七章 各奔东西	91
第八章 中原突圍	111
第九章 南屠北杀	123
第十章 满城尽带黄金甲	138
第十一章 长安初战	165
第十二章 再战长安	176
第十三章 陈州之围	190
第十四章 独倚危栏看落晖	204
第十五章 农民起义的追问	222
第十六章 后黄巢时代：唐帝国的陨落	233

第一章 菊花的皇

蒿棘空存百尺基，酒酣曾唱大风词。

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尽解诗。

这首诗出自晚唐的林宽的《歌风台》。林宽生年不详卒年不详，他大约生于唐僖宗初年左右，此诗是咏叹汉高祖刘邦的。林宽感慨不要笑那些马背上的英雄只会弯弓射大雕，古往今来的英雄是懂得诗歌曲韵的。

和他同时代的章碣也有一首诗正好与他唱了唱反调：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章碣用“刘项不读书”来形容草莽英雄，他认为草莽英雄是不解诗的，都是大老粗一类人。这里的刘指刘邦，项指项羽。但他没有想到他认为不读书的刘邦也有“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大风歌》。这首诗写得那也是英雄之气盖绝当世。就连不喜欢读书也烧过书的项羽也写了“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垓下歌》，英雄末路、美女宝马、儿女离别情、无可奈何眼前事，无不引人长叹。

你还能说刘邦和项羽不解诗吗？

林宽和章碣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都生活在唐代末年的唐僖宗时代。和他们在同一时代的还有一位草莽英雄，也像刘邦一样做过皇帝，虽然不如刘邦的时间长，仅仅两年。也有诗歌传世，这个要比刘邦的多，尽管我们很少把他和诗人联系在一起，但不可否认，他是唐末时代一个风云人物，经过他的手，大唐帝国的大厦被晃得是摇摇欲坠，几欲倾倒。这个人就是黄巢。

黄巢存世的两首诗都与菊花有关。一首写于幼年，一首写于青年。

让我们暂时变换一下时空，回到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唐代，走近这位小

诗人、后来的大齐皇帝——黄巢。我们先从他的第一首诗谈起。

这是唐朝末年的九月初九，在山东的鲁西南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的黄镇为了庆贺重阳节，约了几个当地乡绅才子，一起登高远望。曹州地处平原，并无高山，但历史久远，仍留下不少堌堆，也就是用土垒起的高台。站在高台之上，远望城中炊烟渐起，户户茱萸遍插，黄河如玉带蜿蜒向东。清风徐来，自然是神清气爽，游性大发。

九月菊花开，曹州居民正有种植菊花的传统，城里城外到处是黄花眩目，清香沁肺。特别是在重阳佳节，对曹州人来说更是一个隆重的节日。赏菊花，喝菊花酒，读过书的自然也会风雅一番，聚在一起，互相吟上几首诗，作上几幅画，评点一二古人古事，这是一个梦幻的菊乡馨城。

曹州又称冤句，冤句是夏禹治水留下的地名，冤是曲的意思；句的含义是折。冤句是指济水蜿蜒九曲。至今在鄄城董口黄河仍有九曲十八道弯，不过这十八弯已无当年的水流湍急，但一道道弯可让人追想古道黄河。冤句的地理位置特殊，很有自己的特色。冤句之西是开封，东面接兗州，这里离孔子故里曲阜很近。她是江苏和安徽交汇点，同时是连接河南、河北重要中转站。盐运漕运、瓷器丝绸、南方的茶经她运往北方，北方的马匹由她转至南方，平时里南北货运交融，整个城市熙熙攘攘，煞是热闹。

重阳节时秋意浓，霜杀风凄，叶落枯黄，百花已然凋零，天气渐渐转寒。此时季节，只有菊花傲步天下，一花娇艳独开，加上这城里独具特色的曹州一品金菊，更是惹得人们观花、赏花、品花流连忘返。加上天淡云轻，成群的大雁飞过，怎么不惹得诗情酒性皆发呢？此时，曹州城正沉醉在秋之景中。

黄镇本也是当地农户，兄弟亲朋众多，看到盐利巨大，便合起伙来贩盐，一来二去也积攒下一些家业，在当地也算是富足一方。盐在当时属于官办，禁止私人买卖。人常说：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盐是人们生活必需品，又是五味之首。是人们每天都在食用又离不开之物，自然需求量很大。唐政府也看到了盐的巨大利润，它自不会放手到民间，盐业的经营也一直由官府控制。随着战争不断爆发，朝廷用度也日益增长，能给朝廷带来巨大财政收入的盐价自然是不断升高。唐玄宗时期，盐价是十钱一斗；唐肃宗时是百钱一斗，“官盐税之，则国足用”，这看似不起眼的盐所收的税款居然如此巨大，超过了其他税收。这时期朝廷每年能从官盐税中收

入四十万缗。一千钱称缗，缗同贯，这四十万贯就是四亿钱。唐代宗大历末年涨到了六百万贯。一下子涨了十几倍。到了德宗时期，盐价更是一路飙升，每斗三百七十钱，比唐玄宗时期涨了37倍。这时的盐已经是朝廷赋税的重中之重，占了税收的一半。这宫里日常用度，官员俸禄，军需军饷，都要依靠盐税，对盐税的依赖越来越重。正是因为这一点，朝廷严禁民间进行私盐交易，并且制定了各种酷罚刑法，以警告企图染指盐业的民众，如凡贩卖一斗之上的要处以杖刑，贩卖超过一石盐的要处以死刑；同时朝廷还派出专门的人员四处巡查，以断绝私盐贩卖。

山东靠海自然也是渔盐之邦、产盐之地，山东人好义气，讲义气，特别是地处鲁西南的曹州更是常出“悍匪”，远的如蚩尤，曾与炎帝、黄帝大战于此，汉高祖刘邦也在此筑台举义，像之后宋代的水泊梁山，清代的捻军、义和团很多将领都是出自古曹州。私盐的丰厚利润也让这位黄镇加入到贩卖私盐中来，这私盐贩运不光要与官有勾结，也要通匪，官匪两路打通，这盐的生意才能做的畅通。危险虽然危险，但这盐的飞涨已把这盐涨成了白银，怎么不让人趋之若鹜？除了通官通匪，还要有自己的一支护盐队伍，该文的就来文的，文的不行就来武的。加上曹州也是武术之乡，乡民好武，更使得贩盐队伍扩张。黄镇把贩盐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日进斗金。自己早已是深宅大院，婢奴成群，俨然成了当地的体面人物。

站在堌堆最高处，左呼右拥把黄镇围在中间，这让黄镇很是高兴。面对一帮当地士绅才子，清了清嗓子大声说：诸位才俊乡里，重阳佳节登高，抚今追古，诗意溢怀。大家都是雅人，正该值此雅日尽些雅兴，若不嫌弃黄某府陋，就请一同吃上几杯，吟上几首诗，才不负这佳日重阳。

黄镇的提议立即赢得众人的附和，齐声叫好。众人就从原路返回，说说笑笑进了黄府。黄镇也是早已经有了准备，家人已把酒菜备好，就等客人们到齐。

黄家府邸，经过一番积累，家道也有几分殷实，这院子布置的也有几分清幽，小园香径，荷花亭榭，长廊画栋，雕梁厅堂，旁厅环绕。

因为是重阳节，按唐代风俗，在重阳节这天，普天同庆，要饮酒赏菊。家家屋内屋外满园菊花盛开，满城菊花黄，清雅幽香。黄府也同样栽有许多菊花，花多为黄色，耀人双眼，昭显富贵。

这些一朵又一朵盛开的菊花，有的绽开金瓣像迎接宾客的到来，有的

则垂下嫩蕊一缕一缕弯腰谦卑，有的像少女芙蓉面，有的像闺秀淑雅，一团团，一簇簇，金满堂，玉满堂，金色玉色皆满堂，好一个满院菊海。

众人一同来到后堂。按主从落座，仆人上了菊花茶，给客人饮用。

这时黄镇拉着一个小孩走了进来，对着众人说：“这是小儿，名巢，字巨天。已拜了清河郭老先生为师，盼祖上庇佑，或能博个功名，也盼各位才俊多多指教。”

大家顺着黄镇一齐向黄巢看去。

黄巢倒不怯生，大大方方给众人施了一礼，奶音未退地说：“见过各位叔伯。”

众人很是欢喜，拉了黄巢坐下。

这位小黄巢就是我们本书的主角，日后的大齐皇帝，这一年他才五岁。

黄府已经是菊的世界了。

大家一边赏菊，一边论菊，一边相互招呼着在位于大堂中间的餐桌上就座。黄镇招呼着仆人忙碌着，一会儿就把酒菜上齐，都是酥脆、鲜嫩而又色重味重的鲁菜，充满了家乡的口味，再就是浓郁力沉的自家酿制的曹州菊花酒。大家美酒佳肴，兴高采烈！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气氛很热烈。

黄镇对着众人举起酒杯说：“诸位光临寒舍，黄府今日是蓬荜生辉。想我黄家祖居此地，仰仗诸位多加照应，黄某才有了此日，黄某深表感激，此杯酒敬祝各位。”

众人连忙称谢，一饮而尽。

黄镇并不坐下，接着说：“黄某还有一议，今天重阳，本地雅客高士都来了，大家也都知道我黄某爱菊花，现在正值菊花怒放之时，何不就以菊花为题目，大家来个赋诗联句，句佳者奖酒，不成句者罚酒，如何？”

众人大笑曰：“古有李白斗酒诗百篇，今有我等效仿之，这里黄公是主，我们是客，就从黄公这里开始吧。”

黄镇自谦道：“这可使不得，这还是从本城第一才子石公子开始吧！”

众人大笑：“要的，要的，那就请石公子先来。”

石公子是位青年才子，听得提议，只得站起来，向众人拱了拱手，在满堂的菊花中踱步，寻找诗情，他边看着边说：“元稹曾言，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菊花似士，凌霜而傲，寒风独挺枝。菊并不趋炎附势，花无媚态，性情清散。

大家附和鼓掌道：“石兄真乃才子，出语不俗！”

石公子停了下来，面对大家潇洒地吟曰：

满城重阳花开菊，凌霜带傲向苍穹，莫道秋来百花无，寒风一枝笑秋风。

黄镇鼓掌夸道：“寒风一枝笑秋风！一个笑让人痛快，大丈夫当如此，石兄弟不愧为曹州才子，吟此佳作当奖一杯。来黄某老夫陪石兄弟同饮一杯！”

接下来的几位才子也是表现不错，大家对秋菊很是熟悉，都不陌生，随口吟上几句已是惹得黄镇欣喜，夸奖不已。

不知不觉，酒喝了一杯又一杯，作诗也轮了一人又一人。该轮到他黄镇了。这时的黄镇已是有点不胜酒力，但又不能不吟上几句应景。再加上他是主家，更想在客人面前露上一手，怎么也得吟上个佳句，才不让人小瞧，想到这黄镇不由得有点紧张，故作镇静地在大厅里走了几圈，盯着菊花，思索着。

兰既春敷，菊又秋荣。芳熏百草，色艳群英。孰是芳质，在幽愈馨。
菊本花中隐士，不与春之桃李争宠，不与夏之莲斗香，心坦荡有君子之风。

众人听得黄镇这一番话，也不觉惊奇，想不到靠贩卖私盐起家的他还真能说长句，不觉入神。这也正是黄镇与众不同之处，他贩卖私盐只是为了生存，黄家其实一直鼓励黄氏子弟读书，他希望黄家子弟能通过读书走向仕途，这毕竟在那个时代是唯一的正途。

黄镇停顿下，吟出一句：“晓天欲染霜侵色，曹州尽是菊花语，……”下两句他竟一时对不上，他开始着急了，可越急越想不出来，不由得汗都下来了，脸红红地看着菊花。坐在他身旁一直没有说话的黄巢突然说道：“爹爹，这就是作诗吗，这不难啊！”

石公子拉了拉小黄巢的手问：“闲侄，莫非你也会吟诗，不妨你替你爹爹续上两句。”

黄镇连忙阻止：“小儿胡言，石公子，千万莫信，千万莫信。”

谁知黄巢听了更不服气，大声说：“谁说我胡说了，你们听着：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赫黄衣。”

语惊四座！大家窃窃私语，这孩子还真会说道一二呢。

石公子拍了拍黄巢的头夸奖道：“好个‘自然天赐赫黄衣’，如此把秋菊雍容华贵用黄来表述，可谓千万风姿，十分贴切，好诗，好才华，真

是后生可畏啊！”

黄巢声音一落，虽说全场都报以掌声，但他父亲黄镇却没有显出一点快乐来，倒是神色惶恐，很是紧张。他不停地摇头说：“这赫黄衣你怎么敢随便乱说，小孩子不知天高地厚！只有皇帝才可以用赫黄衣，你大不敬，来人给我掌嘴！”

大家一看不好，连忙挡住黄镇，劝他说：“黄公子文才出众，张口成诗，还是颇有见地，假以时日，令公子才华得以展露，怎知不是状元之才？黄公您有如此虎子，不正是黄门之幸吗？这样，黄巢年幼，先不要打他，暂恕他年幼，把这顿打记着，就罚他以菊为题，重做一首，如果做得好则奖，做得不好，再罚也不迟。”

“好好好，无知小儿，暂记着一打，就罚你再做一首。”黄镇其实也不舍得打黄巢，见众人劝，正好借势放开。

这黄巢倒不怯生，稚气地站了起来，十分调皮地道了声：“得令！”

他围着菊花走了几圈。

众人看着这黄牙小儿若有其事地沉思，时而皱眉，时而展颜，不禁相对莞尔。

“飒飒西风满院裁”，小黄巢朗朗地起了第一句，这满院的亭池水榭旁唯有菊花傲立，其他花儿都已谢了，即使那曾如烟如雾的绿柳树也是枯枝僵立，全无春日时妩媚万千，秋风再起，吹起早已枯黄的树叶，在空中不知所措地舞动，所有的这些都映衬着菊的灿，菊的卓越。但这一枝独秀还是带有些悲情，没有春天的美丽，没有春天那种蝴蝶流连绕舞，莺啼枝头的热闹了。

“蕊寒香冷蝶难来”，曹巢接着说出第二句。

众人开始只是对黄巢新奇，想着这小孩子不过随口无心，根本想不到他会说出什么锦绣诗篇来，没想到这两句一出，还真是有模有样，很合章法，不禁博得满堂喝彩！毕竟他还很小，能说出这么两句已经是让人惊讶了。

黄巢很喜欢菊花，秋天的菊花也算是饱经风霜，生在这恶劣的环境里，不能享受春夏阳光的温暖，不能与春夏的百花同奇共艳，天之暖，地之情，却没有给予菊花。黄巢也听别人讲过，百花的主宰是东方司春之神青帝，掌管天下的东方。是上天五帝之一，被供奉在泰山的青帝宫，享尽百姓供

奉，香火旺盛，年幼的黄巢也曾听父亲讲过他们家乡不远处的泰山青帝。他不禁为菊花抱不平，为什么青帝不让菊花也享受百花在春日的温暖？却独放在这秋之寒里？口无禁忌，黄巢大声地接着说：“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此句一出，满座无语。

过了一会儿，众人从惊异中走出，抱以掌声。好一个“报以桃花一处开”，别出新意，小小年纪，有此新异，他日必是奇才。

但此诗一出，黄镇倒是有些不知所措。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敢把自己比作青帝，自比青帝不光对天不敬，怕是他长大了也会对皇帝大不敬，想到这黄镇不禁有些恼怒，一边向黄巢走去，一边呵斥，黄口小儿，乱语胡言，逆子！这黄府怎么能容你如此，说着走过去要教训黄巢。黄巢这时还不知何故，已被那位赋诗才子石公子拉到身后。石公子对黄镇说，令公子小小年纪，让人刮目，其诗“报与桃花一处开”是有意在会考之时与天下才子共比拼，以拔得头筹，他日一定会金榜题名，光耀黄门，黄公你高兴还来不及，怎么可着恼呢？”说着回过头看了看身后的黄巢，黄巢机械地回答了声：“是。”

石公子转头又对黄镇说：“公子腹存锦绣文章，才俊卓越，将来即使金榜未名，也一定会有另一番大事业，黄兄，有此子，实乃可喜可贺呀！”其他人随着附和：“小小年纪就有如此才情，前途自然不可限量，我等或可能跟着黄公沾上一二光呢，黄公可持杯，快饮上三大杯方可。”

一席话讲得黄镇心花怒放，飘飘然不知所以然。对着众人回应道：“常言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看这孩子骨骼还算坚硬，适逢时乱，还应学些武艺护身，黄某就请众兄劳心，帮小儿再寻高人，习些武艺，能让小儿成为文武全才之人。”

众人大乐，表示留心，共同举杯同贺。

黄巢的赋诗传说来源于南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下云：“黄巢五岁侍翁，父为菊花连句，翁思索未至，巢随口应曰：‘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赫黄衣。’巢父怪，欲击巢。乃翁曰：‘孙能诗，但未知轻重，可令再赋一篇。’巢应之曰：‘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这首《题菊花》从字面上意思来说很简单，除了意境之外，文句上真

的未见高明。是说满院菊花在西风中挺立，可惜此时蝴蝶已逝，不能飞来，徒然辜负了菊花的美丽芳香；将来有一天，如果我当了司春之神（青帝），就告诉菊花，让他也在春天跟桃花一起开放。

但这诗出自一位孩童之手，豪迈倔强，傲世独立，有冲天凌云之志，男人的勃勃雄心一览无遗。古时孩童作诗倒也不是很新鲜的事，骆宾王的《鹅鹅鹅》7岁时所作。唐代诗人李贺“七岁能辞章，名动京邑”。而杜甫也曾说自己“七龄诗即壮，开口咏凤凰”。

五岁时的黄巢能写出那样的诗吗？或者五岁的孩子能写出那样的诗吗？而且按古人的习惯，这里的五岁很有可能是四岁。所以这首诗即使是黄巢所作，也不应该是五岁时所作，后人显然有意将这首诗写作的时间提前，这已不可考。但这样做的目的或许是为了证明一下英雄天授，或者为英雄抹上一笔不同的传奇色彩。

这首诗所呈现的意境，不是诗歌长河中所惯见的忠君爱国和时弊讥讽，而是不可抑制的带有个人强烈色彩的仇恨、愤怒、反叛以及所显露出来令人惊畏的对权力追逐的欲望，表达出那种要推倒现实、重组天下、凌驾万物的壮志雄心。张端义于《题菊花》诗下注道：“跋扈之意，现于孩提时。加以数年，岂不为神器之大盗耶！”古语常说，三岁看到老，也是这么个意思。人的性格在很小时候就显露出来。就像项羽小时候看到秦始皇东巡气概，不禁心生羡慕，张口便说出要取而代之的话来。

《新唐书》对黄巢的评价是“巢喜乱”，这首诗似乎正可作为它的佐证。证明黄巢天生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主。五岁的孩童脱口而出这样的诗，这天生要造反的种子算是种下了。所以宋代的司马光在他的《资治通鉴》里把黄巢的评价写成了，“巢性喜乱”，仿佛黄巢生来就是要给皇帝来捣乱，要来取而代之的。这造反的标签一贴就是一千多年。

古人常说文如其人，我们还可以从他的另一首诗来看他的反叛性格。这首诗写于他青年时期，这时黄巢已长大成人，他要完成家族的心愿，进京赶考，参加科举考试，博取功名来光宗耀祖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去长安考试了。总共考了几次也无从可考，总之每次考试总是以失败而告终。

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隋文帝在统一中原之后，把选拔任用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试行科举制度。开皇元年（583年）正月，隋文帝下诏举“贤

良”，此后又多次要求各地“举人”。到大业年间，隋炀帝设置明经、进士二科，以“试策”取士，这标志着科举制度诞生。唐朝继承并完善了这一新型的官吏选拔制度，并不断加以完善和完备。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成为完备科举制度的关键人物。

在唐朝，考试的科目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称制科。常制的科目起初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后几经演进，明经、进士两科最终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有意思的是，在唐代诸多的宰相大多是以进士出身而进。

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生徒是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不从学馆而是先往州县考试，等考中后再送到尚书省的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的通称为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也被称为礼部试。礼部考试一般都在春季举行，所以又被称为春闱。

科举取士制度的实施，让中国民间的读书人有了一条由乡野直达庙堂、从布衣晋身达官的捷径之路，这条公开选拔之路也相对公平。它让出身贫寒的读书人有了希望，为了这希望千万读书人更是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鼓励自己，埋身书本，为博一功名皓首读经。科举制度的实施，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尽可能大地向社会面开放，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即使是再老再迟，只要通过考试，就有可能被选拔到国家官僚机构中去。

贞观年间，唐太宗设宴招待新考取的进士们。宴会结束后，太宗看着未来的栋梁们络绎而出，自豪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彀，指的是拉满弓弦；弓矢所及为彀中。尽入我彀中，意指进入我弓箭射程之内，比喻在我掌握之中。

但，科举是一条阳关大道，万千举子奔波其中，它就又成了一个独木桥。僧多粥少，不可能让每一个举子都圆了仕途之梦。天南海北，一考定音。据《登科记考》、《册府元龟》等史料记载，从唐618年建唐，就规定考试年年开考，整个唐代考了289年，这289年期间一共举行科举考试266次，除个别原因影响，真正考了251次，一共录取进士6437人，最少录取3人，最多录取79人，进士及第者平均每年录取26人左右，仅占参加省试人数

的 2% ~ 3%。

开元十七年，国子祭酒杨玚上言：“伏闻承前之例，每年应举常有千数，及第两监不过一二十人。臣恐三千学徒虚费官廩，两监博士滥糜天禄。臣窃见入仕诸色出身，每岁尚二千余人，方于明经、进士多十余倍，则是服勤道业之士不及胥吏之得仕也。陛下设学校，务以劝进之；有司为限约，务以黜退之。臣之微诚，实所未晓。今监司课试，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若长以为限，恐儒风渐坠，小道将兴。若以出身人多，应须诸色都减，岂在独抑明经、进士也？”上然之。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道出了阳关道上拥挤，独木桥难行之状。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把时光消磨在昏烛下，流逝在来往赶考的迢迢路途之中。在唐昭宗天复元年还出现过所谓的“五老榜”。唐昭宗在敕书中这样说：“念尔登科之际，当予反正之年，宜将异恩，各膺宠命。”登科的五位都是经过多次考试没有考中，而且年龄很大，最大两位已经超过七十，最小的两位过了六十，这么几个老人被人称为“五老榜”。

唐代在科举上实行通榜和公荐制度。通榜和公荐是考试与推举相结合的选拔，它的目的就是让主考官能参照考生平时成绩，以避免录取的偶然性，而且可以减轻阅卷负担。但它也有个漏洞，这就是很容易被掌权者把持，从而失去考试的公平性。通榜和公荐制度也带来一个副产品，那就是干谒的盛行。用现在的话说是推销自己。在考试之前走走门子，让主考官了解自己，先加些印象分。唐代很多大诗人的笔下都记载过这种面临干谒的尴尬。比如杜甫在长安“朝扣富儿门，暮逐肥马尘”让他感到“独耻事十谒”。大诗人王维参加考试时正巧与当时宰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撞车，王维最终还是走了公主的门路，凭着公主对他作品和音律的喜爱，取得了省试中的状元。在《文献通考·卷二十九·选举考二》中，江陵项氏有精彩的议论：

江陵项氏曰：“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嗟乎，风俗之弊，至此极矣！此不独为士者可鄙，其时之治乱盖可知矣。”

进士及第有很高的荣誉，时称“登龙门”。新科进士们要拜谢“座主”（考官），参谒宰相，然后游赏曲江，参加樱桃宴、月灯宴、杏园宴、闻喜宴等，之后还要在雁塔题名，慈恩寺观看杂耍戏场，得意之极，也繁忙之极。孟郊到了46岁才进士及第，满心按捺不住的欣喜，写了一首别具一格的《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周匡物诗中“风吹金榜落凡世，三十三人名字香”，就写尽了此间情景。张籍在诗中也有所谓“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万里尽传名”。

相对于那些少数的幸运者，更多则是无权无势又无人的落第者，落第者在其诗文中感叹远远多于中榜者的欣喜。这种低落的情绪，挥之不去的伤感在唐诗中比比皆是：

一夕九起嗟，梦知不到家。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孟郊《再下第诗》）

榜前潜拭泪，众里自嫌身。（李廓《落第诗》）

何人更憔悴，落第泣秦京。（杜牧《愁》）

落第逢人恸哭初，平生志业欲何如。鬓毛洒尽一枝桂，泪血滴来千里书。（赵嘏《下第后上李中丞》）

昨夜孤灯下，阑干泣数行。（黄滔《下第》）

落第愁生晓鼓初，地寒才薄欲何如。不辞更写公卿卷，却是难修骨肉书。（杜荀鹤《下第投所知》）

功成方自得，何事学干求。果以浮名误，深贻达士羞。（皇甫冉《落第后东游留别》）

落羽羞言命，逢人强破颜。（卢纶《落第后归终南别业》）

羞病难为药，开眉懒顾人。（项斯《落第后归觐喜逢僧再阳》）

年年春色独怀羞，强向东归懒举头。（罗邺《落第东归》）

家园好在尚留秦，耻作明时失路人。恐逢故里莺花笑，且向长安度一春。（常建《落第长安》）

中唐名臣杜羔，考了几次，几次不中。他的夫人姓赵（一说姓刘），很希望她丈夫能考中，就在他又一次落第即将回家时给他写了一封家书，是一首诗：“良人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收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来时近夜来。”